



方輿考證卷四十七

江蘇四

淮安府

沿革○禹貢揚徐二州之域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射陽鹽瀆淮陰等縣屬臨淮郡後漢分屬廣陵郡及下邳國三國屬魏晉初爲廣陵郡治義熙七年始分射陽地置山陽郡宋泰始中於淮陰置北兗州梁改曰淮州東魏兼領山陽淮陰二郡北齊廢淮陰郡周僑置東平郡隋開皇元年改郡爲淮陰立楚州尋與山陽郡俱廢十二年移州治山陽大業初州廢屬江都郡唐武德四年於山陽置東楚州八年更名楚州天寶初曰淮陰郡乾元初仍曰楚州屬淮南道五代唐天成三年楊吳升爲順化軍周顯德五年軍廢宋初曰楚州山陽郡隸淮南東路紹定元年改州爲淮安軍端平元年又改軍爲淮安州元至

元十四年立淮東路總管府二十年升淮安路屬河南行省明  
改爲淮安府直隸於南京本朝定屬江寧布政使司總督漕  
運部院駐此總督河南部院駐清江浦

形勢○東負大海西連洪澤北走徐邳南蔽維揚南北襟喉江淮  
衝要周宏祖建康論曰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職使  
轉運亦云控扼之勢焉○顧氏曰府阻淮憑海控制山東南北  
有事輒倚爲重鎮晉之東也以祖約劉隗相繼鎮此荀美曰淮  
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費沃野有開殖之資方舟  
有運漕之利太元三年符秦入寇襄陽其兗州刺史彭超曰願  
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募劫之勢堅從之益發兵寇淮陰盱  
眙蓋淮陰去丹陽四百里而近丹陽即建康北對清泗則轉輸易通  
南出江津則風帆易達由淮入江此其必爭之道矣梁沈約曰

山陽北接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北魏高閭謂  
壽陽盱眙淮陰爲淮南之本原豈不信哉唐李邕曰淮陰者江  
海通津淮楚之巨防也其後楊吳據有淮南以山陽清口爲門  
戶遂能挫朱溫之鋒及山陽入於後周而南唐之烽火近在江  
濱矣宋人南遷以江淮立國於是山陽之勢益重吳表臣曰山  
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屏蔽淮東徐宗偃曰山陽南北必爭  
之地也我得之則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  
固矣陳敏曰楚州南北噤喉也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  
凡五曰頽曰蔡曰渦曰汴曰泗而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  
河一處周世宗自北神堰鑿老鶴河通戰艦入大江南唐之淮  
南不可復保此前車也是故韓世忠嘗保山陽以拒方張之敵

陳亮曰韓世忠頽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得以安寢此守淮要法也劉錡議塞清口以阻

逆亮之師

紹興三十一年金亮南侵劉錡鎮楚州擊敵舟沉清口敵之舟師不能越也會淮西喪敗錡孤軍不能獨立又病甚不能治軍乃

引而南敵勢遂益張

及蒙古侵陵叛臣劉整亦勸其從事於

清口桃源爲進取之計豈非地利不可或忽乎元董搏霄曰淮安南北襟喉江浙衝要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今歲漕數百萬咸取道於淮安特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則其所係顧不重哉○圖說運河南自高寶抵郡城西北又西達於淮迢迢一水上則方舟通於清泗下則風帆達於江津地形都要水陸交通誠南北之襟喉也黃河北自鄆州流入淮水西南自泗州流入而會於清河縣之清口東北入海淮水發源中州攜諸山溪之水而東流滙爲巨澤曰洪澤郡旣有淮加以黃河之全注而清口不能驟洩則益停瀦於洪澤故淮之爲郡惟恃高堰一隄歲修之所以衛生民而護運道也西有清江浦居民夾岸爲

水陸孔道東有廟灣鎮橫扼海口商船往來號稱險要○府境東至海州界二百三十里西至安徽泗州界二百一十里南至揚州府寶應縣界八十里北至海州沐陽縣界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海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徐州府宿遷縣界一百九十里府治在江寧布政司北五百里領縣六

山陽縣

漢置射陽縣屬臨淮郡後漢改屬廣陵郡三國時廢晉太康元年復置仍屬廣陵郡東晉後廢義熙中改置山

陽縣兼置山陽郡隋開皇初郡廢移楚州來治大業初州廢以

縣屬江都郡唐復爲楚州治宋紹定元年改爲淮安軍治端平初爲淮安州治元爲淮安路治明爲淮安府治○附郭東至阜

寧界七十里西至安徽泗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寶應界六十里北至清河

里六十里阜寧縣

山陽鹽城二縣地○在府東北一百六十里東至海九十里

西至山陽界八十里南至鹽城界五十里北至安東黃河岸九十里

三國時廢晉太康二年復置義熙中改曰鹽城屬山陽郡北齊置射陽郡後改鹽城郡隋開皇初郡廢以縣屬江都郡隋未置

射州唐武德七年州廢復置鹽城縣屬楚州五代南唐割屬泰州宋太平興國三年還屬楚州紹興元年屬連水軍三年還屬楚州元屬淮安路明屬淮安府○在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東至海一百里西至寶應界九十里南至興化界六十里北至阜寧界七十里清河縣秦置淮陰縣漢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初改縣曰壽張又僑立東平郡隋開元年復改郡曰淮陰兼立楚州尋廢郡改縣曰淮陰大業初州廢又并縣入山陽唐初復置武德七年省乾封二年復置屬楚州宋紹興五年廢爲鎮明九年復置淳熙九年始分西北界置清河軍及清河縣屬淮南東路元至元十五年廢軍淮陰清河俱屬淮安路二十二年省淮陰入清河明屬淮安府○在府西五十里東至山陽界二十里西至桃源界二十五里南至山陽界五十里北至沐陽界九十里安東縣漢置淮浦縣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宋首明帝僑置東海郡及襄賁縣齊曰北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曰海安郡隋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連水屬東海郡唐武德四年於縣置連州貞觀八年州廢屬潤州總章元年改屬楚州咸亨五年還屬泗州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連水軍熙寧五年廢爲縣屬楚州元祐二年復置軍紹興二年又廢爲縣三十二年復爲軍金皇統元年降爲縣屬海州紹定元年歸宋屬寶應州端平元年復爲連水軍景定元年升安東州元省連水縣入州屬淮安路明洪武初廢州爲安東縣屬淮安府○在府東北六十里東至阜寧界三十里西至沐陽界六十里

里南至阜寧界一百二十步

桃源縣

漢置泗陽縣屬泗水國後漢省晉以後爲宿預縣地

唐宋

爲宿遷縣地金興定二年以宿遷縣之桃園鎮置淮濱縣屬泗州元光二年廢元至元十四年復置曰桃園縣屬淮安路明改

曰桃源屬淮安府

○在府西一百二十里東至清河界四十里

西至宿遷界六十里南至泗州界四十里北至沐陽界六十里

山川○鉢池山

在府西北○通志山在府治西北十五里岡阜盤旋以形似名○按山形崩施岡阜連屬凡三四里

今就而隄之老子山

在清河縣東南與安徽盱眙界○名勝志以禦河患

子山山頂有赤石俗呼腦子山

○通志山西有仙人洞深二大許下臨淮水四面如削○按山今在洪澤湖中

城縣西北○通志岡在鹽城縣西北縣境無山惟有沙岡一帶

南抵岡門鎮北距海延迤起伏五六十里按鎮在縣西十八里

又鐵柱岡在縣北一里或

馬廠坡在桃源縣東○方輿紀要在

日蛟龍畏鐵作此鎮之

大河決此萬歷中因築堤以防潰決河防考馬廠坡地勢平

漫黃河漲則從此入淮而淮淤淮水漲則從此分入河而清口

溺築橫堤於此所以

障黃淮之侵淫也

黃河

自宿遷縣流入界東南流經桃源縣城北又東南至清河

口來會大河既會淮水折而東北流經山陽縣西北之清江浦北又東北經阜寧縣北境過安東縣城南河即在南門外又東

北流過北沙鎮北又東北過雲梯關旋折入於海按大河自徐  
奪泗水故道故清口亦曰泗口會淮以後所行者卽淮水故道  
也○河渠考元泰定元年河始行汴渠至徐州城東北合泗入  
淮按元初黃河由渴入淮至泰定初始由汴河決入清河榆樹  
自是由清河縣清口會淮遂爲經流○潘季馴河防一覽萬厯  
六年條陳治河疏云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  
決隄四溢今談河患者皆以浚海爲上策第海有潮汐茫無著  
足不得而議他闢海口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  
以下闢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不能成況未至海口乾  
須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則功力艱鉅必不能成况未至海口乾  
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與舊口等耳且舊口積沙  
人方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處則土壤堅實不  
惟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浚之理淮當導河以  
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卽浚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  
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洩則水由地中沙  
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來無日不以繕堤爲事亦無日  
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窪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  
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爲  
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  
不究制之未備而營築隄爲下策豈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  
流旣潰隄旁決至於下流復或歧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  
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  
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旣弱又安望其導積沙以入海乎故今日  
浚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

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巨費讓遠而勿與爭地  
斯隄可固也如徐邳挑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  
不旁決而衝漕力爭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  
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而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  
則必漸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奪姑置草灣河而  
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南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  
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  
去下流既順則上之淤濁自通海不浚而開河不挑而深此所  
謂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浚海也治河者必先求河水  
自然之性而後可以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  
後可仿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挑清至  
清口會淮而東淮水自豫及鳳厯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同入  
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歲嘗江南之粟  
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  
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  
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陵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  
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  
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黃河自  
牖衝入不免淤泥故嚴啟閉之禁只許酒艘鮮船由牖出入鑰  
匙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  
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泯也後因剥蝕既  
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鱉而當事者未考  
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急拯淮民之溺多  
方爲疏導之計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致

淤阻而新開支河澗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尋復淤於塞而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澗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澗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浚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陽昏墾之苦可免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黃淮二河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又議帆建滾水壩以固隄岸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水發暴漲傷隄查古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擬各建滾水壩一座比隄少卑二三尺濶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本朝康熙十六年總河靳輔陳修治河道疏云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爲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缺口則以爲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繫數省之安危卽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突決而不爲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源委相闊之處斷不容於岐視也黃河之沙全賴各處

清并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查今日河患之所以日深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隄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卽堵塞之所致也蓋歸仁一隄原以障睢水永堌鄉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浸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漸積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漲黃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潰矣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潰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壩潰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由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黃淮又復並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處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梁閻版工衝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版工衝決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厯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衝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并歸清水

潭而於各舊決口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淺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墾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並淤今洪澤湖底漸成平陸矣尤有堪虞者現在河身既已墊高而黃流裏沙之水自西北萬里而來一至邳宿挑等處卽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不及早大爲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而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決內潰而河南出東恐俱有淪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刻期補救臣是以爲今日修治刻不可緩也臣謹將應行事宜分爲八疏第一疏略云臣竊見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厯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濶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十大原深二三丈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時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今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海必須略開去路導之使行雖築隄堵絕用水刷沙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舊之不同三年以内之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臣擬於河身兩旁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鋤掘土各挑引河一道面濶八丈底濶二丈深一大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

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河左右又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篤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外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新舊之河俱合爲一從此日汎日刷日深日寬漸復當日之舊矣又白雲梯關外以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入十里之河身若不挑浚以導之築堤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輒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出漫溢雖關外之路與運道生民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必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築堤以絕後患惟是近海之隄止期足以攔水不必過於高厚隄底止期寬五丈隄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之土築之第二疏略云臣請挑清江浦而下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及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旣堵淮水直下之時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滙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漸淤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存小河一道雖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倣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刷漸開此乃三年以內之新淤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爲一也○按河自明末大壞國

初兵務倥偬未暇專力修治康熙十六年特簡靳文襄公輔爲河臣治之又經翠華頻幸指授機宜而河於是乎大治蓋明神宗時印川潘公治河惟恃築隄以束水至靳公則築濬兼施而籌畫爲更密復經聖祖仁皇帝神謨獨運於河各灣處皆挑引河取直以去衝突之淮水自泗州盱眙縣流入境淮自老陰而治河之策無復餘蘊矣淮水泗州東匯爲洪澤湖南自老子迤東北爲高家堰所以障淮水之東趨也北流由諸引河達清口淮水於清口之內分一支東出爲淮南運河淮水北出清口與黃河會去清河縣治四里淮水又東北經山陽縣北去縣治四十里又東北經安東縣南在南門外又東北過雲梯閼入於海自清口下與大河合流入海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孔頽達以爲沂先入泗泗入淮按泗入淮處曰泗口卽今清口也○漢書地理志淮水至淮陵入海按淮陵應係淮陰或淮浦之訛○水經注淮水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淮水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城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昔韓信去下邳而釣於此處也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元和志宿遷縣淮水入縣境南與山陽縣分中流爲界○元豐九域志山陽有淮水淮陰有淮水○金史白華傳楊妙真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之北就北帥唆胡魯土乞師復讐朝廷偵知之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軍桃園界激河口以塞之○明管河工部郎中施天麟疏云淮水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淺沒淤

及於高寶邵伯諸湖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於塞而今淤於塞故也清口之淤於塞者又探黃河於濱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并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內旁通濟閘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灌於是淮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隄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爲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至僅完隄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正河寬服責成乃爲一勞永逸之計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乘時堵塞使淮全力以赴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行水金鑑本朝多宏安高堰隄工記云高堰在山陽縣之西南所恃以抵淮澗之衝流奠淮陽之塾溺者於是乎在蓋淮水從桐柏而下合汝蔡澗頃著大川及淮南七十二山溪之水而抵泗盱匯洪澤出清口以會於黃厯安東雲梯闘入海惟黃河挾數千里奔騰之勢其力足以遏淮使淮少弱則將却流而東潰高堰決淮揚勢所必至也淮既旁趨濁流卽內灌裏河淤於塞道且黃乘淮後井勢南趨則清口之流日緩海道之淤日積黃淮交橫於淮揚千里之間而運道遂茫然不可問矣是病淮而并以病運者莫如河而敵黃卽所以利運者莫如淮故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而治高堰尤治淮之首圖昔人以高堰爲淮陽門戶職此故也○按清口乃淮水咽喉高堰又淮水鎮鑰自潘印川以至本朝靳文

襄公所竭力經營者悉在乎此故清口古時泗水會淮於此故另詳於後更附細圖於左以備覽清口亦曰泗口今淮水由洪澤湖出口會黃南省漕船皆由此絕黃而進中河口故清口者形勢之所在而運道之咽喉也○史記吳王濞傳吳楚反書間條侯至淮陽問父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呂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道彼吳桀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胡三省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晉書殷浩傳進屯泗口又外戚褚裒傳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卽日戒嚴直指泗口○齊書李安民傳虜攻朐山連口角城安民頓泗口分兵應赴○陳書吳明徹傳大建九年詔徹進軍北伐至呂梁乃迮清水以灌其城周遣王軌將兵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鐵索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惶恐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遣蕭摩訶率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乃自抉堰乘水勢以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唐書忠義辛黨傳龐勛反攻杜怡於泗州謀挈舟入泗口貫賊船以入又賊將李圓焚淮口謹曰事急矣乃與楊文播李行實夜踰淮次登岸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舊五代史周世宗本紀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帝自泗州率軍東下命今上諱太領兵行於南岸與帝夾淮而進已未至清口追及淮賊○宋史劉筠傳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自將南侵筠駐兵清河口金人以筏裹船載糧而來筠使其沒者鑿沉其舟又魏勝傳時和義尙未決金人乘其懈以舟